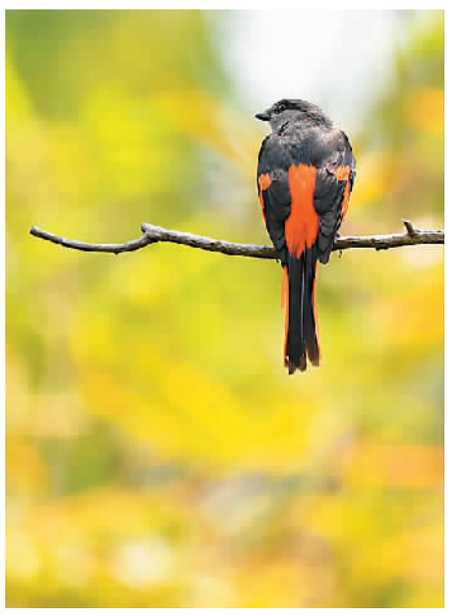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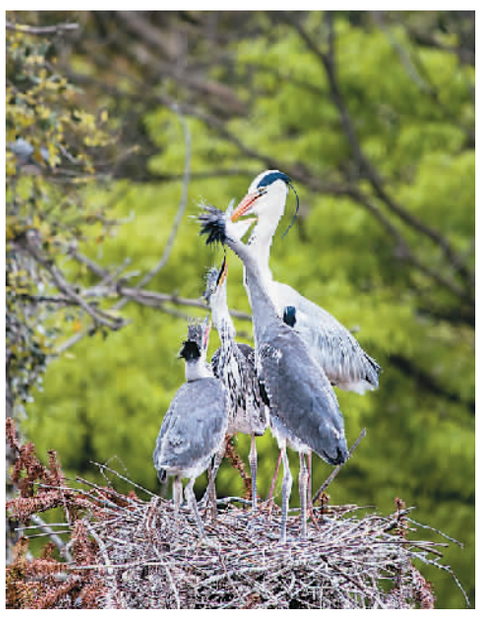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

2020年5月9日，震旦鸦雀现身江苏省盐城市东台条子泥湿地。**孙家录**摄（人民视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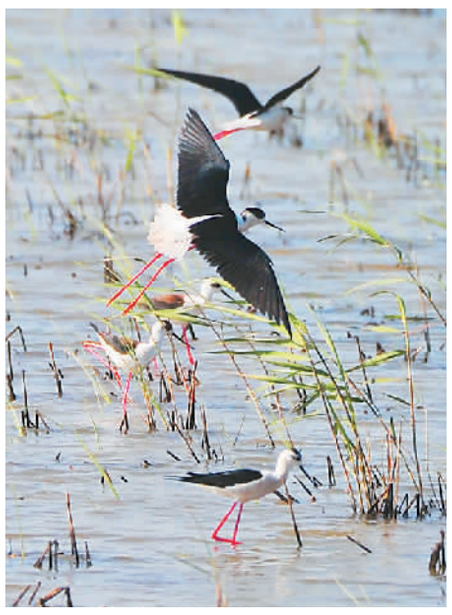
在福州西湖公园，一只灰喉山椒鸟停在树枝上。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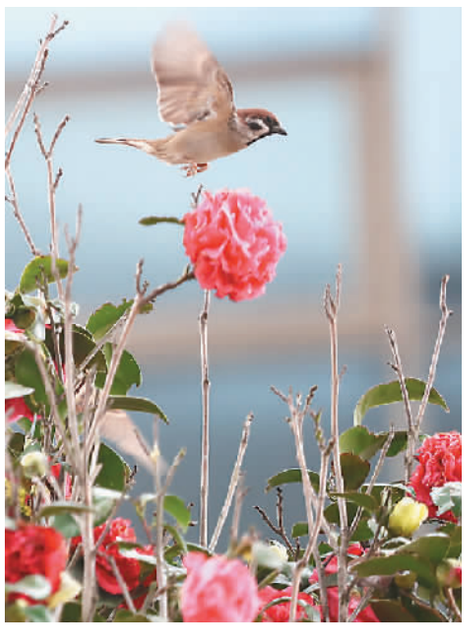


江西鄱阳湖都昌苏山谢湖畔，苍鹭在给幼鸟喂食。 **傅建斌**摄（人民视觉）



春季候鸟迁徙季，上海南汇东滩湿地成天然的候鸟栖息地。**杨建正**摄（人民视觉）





鸟儿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茶花树上嬉戏。**何江华**摄（人民视觉）

守好“鸟语花香”

王 豁 唐 玲

春天是欣欣向荣的季节，也是鸟儿迁徙、繁殖的季节。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莫打三春鸟”的传统，体现了对生命的爱护。中国是世界鸟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多数鸟类依靠捕捉昆虫、鼠类或寻觅杂草种子等为生，可以说它们是农林业生产的卫士。

1. 救护受伤苍鹭

3月22日，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垦区服务中心（下文简称中心）野保突击队刚刚巡查完毕，正准备做午饭，队长刘超手机突然响起。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声音：“快，五农场六队北侧农田内，发现一只受伤水鸟，需要紧急救助。”

线索就是命令，救助就是责任。刘超马上将厨房关火断电，迅即启动野生动物救助一级响应：应急车辆及时待命，所有突击队员携带止血纱布、剪刀、药品等救护装备，赶向垦区服务中心。同时，曹妃甸区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救助站相关人员也一同赶往现场。

20分钟后，两队人员同时抵达救助现场。经勘查，受伤水鸟为中国“三有”保护动物——苍鹭。这只苍鹭左侧翅膀已被折断，漂浮在水中，失去飞翔能力。湿地管理处救助站站长王建穿上水衩，走入泥泞的田地中，将苍鹭救起。经初步判断，该苍鹭因体型较小，抗风能力弱，受前几日大风天气影响，从高空坠落后骨折。随后，苍鹭由救助站带回进行手术救治。待养护好之后，计划适时放归大自然。

这仅仅是野保突击队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为全面保护迁徙候鸟安全，中心自组建以来，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积极宣传落实国家“禁野”《决定》，通过新媒体平台，每天发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动态。

为强化候鸟源头保护，中心还成立了以全面打击非法猎捕、滥杀、食用、出售、贩卖、收购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行为为工作重点的专业执法队伍——野保突击队，通过无人机升空巡查及执法人员地面巡逻等方式，加强对曹妃甸迁徙鸟类主要分布区、繁殖地、迁飞停歇地、迁飞通道和集群活动区的野外巡护和看守，打造候鸟保护的千里眼、顺风耳。

2. 留住崖沙燕

四月是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季节。对于野保志愿者邢世杰而言，这个季节除了意味着希望和新生，还伴随着应接不暇的忙碌：去乡野巡护救助鸟类拆除鸟网；琢磨救助回来鸟儿的配食；配合当地有关部门抓捕盗猎的人。每项保护工作对于迁徙的候鸟来说都非常重要，邢世杰干得格外认真。

此时此刻，邢世杰站在河北省石家庄元氏县槐河处这块已经修复好的沙洲崖壁边，等待着崖沙燕的回归。

“最开始发现这块崖沙燕栖息地，还是去年这个时候”。邢世杰说，“当时寻找黑鹳，偶然发现了元氏槐河段两岸河堤和中间的沙洲，分布着大量已离巢的崖沙燕的巢穴。再次巡护时却发现，原有的空巢因为槐河综合整治项目的施工已经基本销毁。于是我们联系了绿会崖沙燕专家组，与元氏县有关部门针对此事专门召开研讨会，得出的结论是，务必保留住崖沙燕在石家庄一带少有的这片栖息地”。

元氏县政府对环保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支持，在实地考察结束后的第二日，在河滩中间、两处巨大的环形沙洲前，志愿者和有关部门已经安装好隔离网，旁边还竖着“崖沙燕巢穴保护区”的字样。每年4月下旬，是崖沙燕回归的日子。为了保证崖沙燕有个安全的栖息环境，施工人员将崖壁修葺陡峭，避免野猫、黄鼠狼等动物爬上去抓捕。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给其它生灵留出一点空间”。邢世杰说道，“正如保护崖沙燕，在守住环境底线的前提下，保护和发展并不相互抵触，相反，生态环境优势可以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近年来，银川市水域环境明显改善，每年冬春季节迎来大批候鸟驻足停歇。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3. 荒山变乐园

每年3月至10月，是鹭鸟迁徙到江苏省连云港市小岛山停歇繁殖的时节，大白鹭、小白鹭、夜鹭、池鹭等30多个品种、5万-7万只鹭鸟停在小岛山上，近万只鹭鸟飞翔时翅膀振动的声音震天动地，场面极其壮观。

这座近200亩的小山主人是一位叫龚连的农场主，同时也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我是在小岛山下土生土长的村民，也见证了小岛山的变迁。上世纪80年代时，小岛山还是一座青山，但因当时环保意识不强，村民乱砍滥伐，小岛山几乎变成了一座荒岛”，龚连介绍起自己承包小岛山的原因时，有些激动，“2002年时，我不顾家人反对，直接承包了小岛山。此后年复一年，我和妻子就在小岛山上植树、耕种、修路，效果也非常显著。”一眼望去，小岛山已经成为一片绿洲。

龚连开始承包小岛山时，林木覆盖率不足20%。为了修复山林，龚连和妻子一商量，就把家从山脚搬到了山上。没有土，就从其他地方一车一车地运。没有水，他和妻子就直接沿山挖了一条护城河。没有树，就买树苗种，瓜果林木什么容易活就种什么。“我很感谢我的妻子”，龚连笑着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事是宁愿当傻瓜也要坚持做的，好在，还有她陪我‘傻’。”

2017年，连云港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正式落户小岛山，龚连被委任为中心首席救护员，同时，他也担任现中国绿发会鹭鸟保护地主任。

现在的小岛山水田盘绕、鸟鸣蛙声，到处散发着生命的活力。“这种生态环境来之不易，也需要持续的守护才能继续保持。”龚连说。

遵循与自然相处之道

周晋峰

随着观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户外休闲方式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扛着摄影设备走进大自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都喜欢看鸟儿展翅飞翔的美丽图片，但在摄影和摄像中，有时少数摄影师为了追求震撼的画面效果，故意惊扰甚至攻击鸟儿，逼得有些鸟儿不得不弃巢离去，从而导致繁殖季的失败。

曾有某项大赛公布其金奖作品后，有人质疑这幅作品是摆拍的，因为黄鹂不会在一根树枝上营巢，更不会将巢筑在低矮、毫无遮挡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测这张黄鹂鸟巢的照片，很可能是摄影师趁鸟出去觅食，将树上的鸟巢挪下来，用胶带固定在低矮的树枝上，再在外面裹以杂物进行伪装，然后躲进附近的摄影帐篷里，等母鸟回来喂食小鸟拍摄出来的作品。这样的拍摄方式是残忍的、绝不可取。

一些摄影爱好者和媒体追求画面美、壮观，希望作品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对环境的热爱，这种用意是良好的，但在生态旅游和观鸟之旅时，我们应恪守与大自然相处的伦理，文明观鸟。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六条有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

那么，文明观鸟应该注意什么？笔者认为，首先要爱护鸟类及其栖息地，让鸟类处于无人惊扰的纯自然状态。摄影师要爱护自然，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为追求某种造型而故意“摆拍”、或拿着食物去“诱拍”。用镜头捕捉鸟类世界的美丽和精彩瞬间，是极其考验摄影师勤奋、毅力和良心的事情，摆拍、诱拍不仅是对自然的不道德，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作弊行为。尽量与鸟巢保持较远距离，不得已近距离拍摄时（尤其是拍摄夜间捕食的鸟类如猫头鹰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闪光灯。

第二，不用航拍器追逐鸟类。随着民用无人机的发展，新兴航拍手段给创作带来无限可能。然而使用无人机航拍，极有可能惊扰鸟类正常的筑巢、休息、觅食和育雏，这种干扰带来的破坏性令人担忧。在一些尚未开发的地区栖息的大型鸟类，如鹤类等，它们本来是没有天敌的，但无人机等飞行器的出现，可能对它们正常生息造成大的惊扰。北京野鸭湖就曾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三，增强对鸟类摄影或影视作品的伦理审查。人类在欣赏和拍摄这些“长着羽毛的朋友们”时，作品中的它们应该处于自然放松的美好状态，而非惊慌失措、夺路而逃的样子。实际上在一张摄影图片中，从鸟类的神情、姿态、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等细节，资深鸟类学家很容易判断出该作品的创作者是否真的爱鸟，是否遵循了野外摄影和文明观鸟的伦理。因此，在各种摄影大赛和展览中，对优秀作品进行遴选时，评审方应明确设置伦理标准，请专业人士作为评委，对图片中鸟儿的精神状态、姿势姿态等细节进行辨析，以确保该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恪守了与大自然相处的伦理。

第四，观鸟拍摄涉及到濒危鸟类巢穴时，应适当隐去详细地点（如可删除GPS坐标数据）再发布，以防作品公布后可能对该地濒危物种造成的困扰或盗猎。

（**作者系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新时代新步伐

相约春城

韦 铭 图/文

春天的海棠是柳莺的乐园。

1950米海拔的城区绿地，春季里热闹的柳莺们已经纷纷离去，候鸟春季的迁徙已经到了尾声。

春城的五月天，早晨的溪谷里还剩一丝凉意，乔木遮掩下的栈道少了噪鹛和绣眼们的喧闹，格外地安静，那些早早完成繁殖的山雀不知流浪到了何处。柳树的横枝上，两只星头啄木鸟也不见了踪影，只剩乌鸫小心翼翼地趴在窝里，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春天的海棠是柳莺的乐园，难得看到星头啄木鸟头上戴着的“小红花”，乌鸫的世界安静了，观鸟的淡季就这样到来了。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是会满怀期待地穿过溪谷，盼着一位老朋友的到访。在五月的池塘边，他从不爽约。

在生态城的这几年，每到夏初，这位朋友都会循着相同的足迹路过这里，驻足几日，又悄然匿去。

旱季的池塘水位渐低，浮萍之间，黑水鸡的宝宝已经快赶上父母的体格了。一对白胸苦恶鸟从芦苇中惊起，结伴穿过小径。

海棠树早已褪去粉艳华美的春衣，一袭绿衫地立在草坡上。绿衫上，舞动着点点栗色，那是麻雀们捉着迷藏。

还有一个更大的红点，是他了，红尾伯劳，我的老朋友，已经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约定的地点。也许是长途飞行的劳累，让他少了些许小猛禽该有的精气神，只是安静地站在海棠枝上晃着尾巴，无力理会麻雀们的淘气。

在候鸟日准时到达的红尾伯劳，他瞥见我，疲倦地点了一下红色的脑袋，算是打了个招呼。会友的喜悦在候鸟日已然达成，我会心一笑，稍按快门，不再打扰他的休息，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无需言语，这样对视一眼就好，当你离去飞往故乡，愿你一路安好。

明年，还是这个蓝花楹开放的初夏，还是这个城市绿地的池塘，我还是和你，约在春城的5月。